

辛亥革命烈士张大卓生平事略(七)

刘奋武

谍炸蒋雁行

张大卓给顾祝同的留别诗中有“故人千里外，一别年余矣。江南江北路，村东村西友”的叙述，诗外却蕴涵着丰富的内容。从“年余”可推知，上一次张大卓与顾祝同的分别当在1910年暑假前。顾祝同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呢？查阅顾祝同于1981年90岁时写的回忆录《墨三九自述》，从中找到了答案。

民前四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春,顾祝同考入县清涟学堂,这是当时安东唯一的高等小学堂,这一年,张大卓以“各科成绩均列优等”考入江北公学。两年后的民前二年(宣统二年,1910)正月,顾祝同同样因“各科成绩均列优等”,被清涟学堂保送南京,应考江苏陆军小学。清涟学堂校长(校长)朱士翘(字云舫)亲自

将该消息告知顾祝同。张大卓对顾祝同应考南京十分支持,两个少年都心存报国之志,有投身军旅献身革命的机会绝不能错过。至发榜时顾祝同被录取,一同应考的涟水考生张健落榜。四、五月间(农历三月),顾祝同去南京小营,入学江苏陆军小学。临行前,张大卓约了几个老乡和好友为顾祝同送行,一众少年,意气风发,水酒互敬,热血沸腾。

武昌起义(1911年10月10日)后,江苏陆军小学宣告解散,要求各学员回家待命。顾祝同为该校第五期学员,韩德勤为第四期学员,地缘关系,两人在苏北老乡中走得最近。由于交通不便,消息不灵,到了10月底两人才离开学校,乘火车到镇江,又从镇江走水路转往淮阴。当时蒋雁行的第十三混成协发生兵变,清江浦惨遭洗劫。顾祝同和韩德勤到淮阴后都回不了家,就住在了同学、家住清江

浦的方鹏举家里。顾祝同抽空前往江北公学打探张大卓的消息,江北公学在清江浦城内,此时学生都已放假回家,校舍空空荡荡,只有堂长(校长)朱伯符在留守。朱伯符是涟水人,为国民党重要人物,涟水人马树礼的岳父,他对学生尤其是涟水籍的学生情况大致都了解,告诉顾,张大卓成绩优异,是难得的人才,毕业后在安东县署找个事情做做,这个学生向来不安分,闻说武昌事起,即刻纠合同学、同乡数人,离开涟水城去外地“做大事”去了。言语中似有惋惜之意。

张大卓和顾祝同都没有料到的是,几天后,两人便在清江浦意外重逢……顾祝同在回忆录中说:“恰遇同乡张大卓、徐再虞,他们因为同乡藏在新受镇江都督林述庆之命,任北伐军先遣支队司令,率同干部多

人,由镇江前往淮安。”清江浦兵变发生在1911年11月6日(农历辛亥年九月十六),之前三四个月时间里,张大卓往返于涟水和镇江之间,和臧在新、韩恢、徐再虞等人研究成立北伐军先遣队等事宜。这一年的暑假本来是他和顾祝同约定在老家相聚的,因“君未能早来”,便去了镇江,“予又因事去”说的正是这个事。这其中张大卓经历了什么?目前没有直接资料可供参考,但这段经历一定是精彩的。

张大卓、臧在新、徐再虞等人这时在淮安成立了北伐军先遣支队司令部,顾祝同、韩德勤、方鹏举等人“同往相助”。蒋雁行原为江北都督,所拥有的第十三混成协,其兵力约两个团步兵及其他辎重、工兵等特种部队,实力相当雄厚。张大卓奉令与其他革命同志韩恢等人负责策动北洋官兵。未久,张大卓、顾祝同执行了新

的计划,核心内容是“谋炸蒋雁行”。韩恢被任命为炸弹队队长,领导队员若干。说是炸弹队,其实炸弹还是有限的,有人想出“妙计”,以白毛巾包洋铁罐伪装成炸弹,看上去白花花的一片。蒋雁行又得到侦探来的情报,哪里知道其中的虚实,慌忙逃逸。蒋部官兵,因此大多被反正过来。此役张大卓功不可没。

张大卓出生于贫苦家庭,从小智力过人,学业优异,有坚定的革命理想,24岁即为国捐躯。他的青春是短暂的,然而,他的精神又是不死的。贾伯谊在张大卓牺牲后,仍然坚持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与书简等友人秘密联系,以共结“诗社”作唱和为掩护,准备进行武装斗争。因之前的几次斗争很大程度上缺少斗争的武器——炸弹,贾伯谊决心亲手研制炸弹以备用,在1915年8月8日自制炸弹时,不幸被炸牺牲。臧在新亦于1916年

3月就义于南京雨花台。其时,陈海南也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关入阜宁监狱中,他委托同乡稽翥青前往上海霞飞路宝康里51号臧在新追悼会现场,对其凭吊。稽翥青代陈海南撰一副挽联:

一死本无妨,对将死未死国民,黄土应添豪士泪;

余生今已矣,度有生无生岁月,夕阳都是故人心。

张大卓、贾伯谊、臧在新、秦印西……一个个英烈为革命、为理想、为中华民族有一个欣欣向荣的未来,先后离我们而去,他们是苏北大地上一个个不朽的丰碑。这副挽联,又何尝不是送给以张大卓为代表的英烈们的一首赞歌!(全文完)



粮店老板刘月春

老板为人很绝对,客户当中好口碑。经常听到赞扬声,生意兴隆在人为。幸福家庭儿女孝,贤妻良母人敬佩。欲问组诗谁人写,邻居老妪季克惠。

岳母夸女婿

文俊家风呱呱呱,我才放心把女嫁。女婿算个顶梁柱,优良家风要光大。燕君做好贤内助,共同建设幸福家。

歌词二首

周士昌

打工归来

如今打工条件好,乘上高铁家乡跑。农房改造快,新房一套套。孩子牵我手,拉我乐园跑。妻子忙下厨,忙中偷着笑。情感人生多浪漫,回家的感觉真好!

打油诗一组

季克惠 创作 周士昌 整理

老公聚会桃李园

同学分别六十年,相约聚会桃李园。开心话儿说不完,谈笑风生忆当年。趁着各人能走动,聚一年就落一年。

季克惠老人生在战火中,长在红旗下。她有诗道:“初中读一年,去当话务员。从此丢书本,工作几十年。”自幼受老干部家父写诗熏陶,爱用诗歌言事,灵动有生气,小时候人称“小才女”,老年还出《打油拾趣》一本。如今,年逾八旬的她,不幸腿部骨折,躺在病床上,还写“打油诗”带给我修改,今借《涟水日报》一角与读者共欣赏。

我劝兄长多保重,好好珍惜每一天。

游山玩水

第一景点神农架,第二景点白帝城。高山瀑布俱各有,深山峡谷闻鸟声。人烟稀少空气好,全村只有几十人。服务周到很满意,要比宾馆强几分。

淡薄薄菜不在意,共同举杯今世缘。

劝慰张延年书记

风雨同舟六十年,老伴驾鹤去西天。八十八岁算高寿,哪能一起赴黄泉。

博士之歌

博士,不是神仙,是学而知之。不是天才,是勤奋换来。

博士,挑战自我,投身书海。拥抱知识,憧憬未来。博士,胸怀大志,用足脑袋。面对课题,从不言败。博士,锐意进取,一展胸怀。遨游迷宫,书写大爱。博士,不畏权威,探索科海。不断超越,收获精彩。

博士,才华横溢,竞选时代。成就伟业,栋梁之才。



涟水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已经实施多年,县城现存的棚户区、城中村仅有“北门新村(西区)”“黄河新村”“西门新村”“政法新村”等几处,因为人口稠密,拆迁成本过大而没有被政府列入拆迁改造的范围,这些地方因为基础设施差已经成为主城区老、破、小背街小巷典型。

居住于县城的人都到过或听过这些地方,有的常住居民,更是非常熟悉每条巷子。但是了解这段历史背景的人,就少之又少了。对于我们这些从



“城中村”的前世今生

陈林

……”的指示,到了1969年,城市许多年轻人响应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全国也开始有组织地将城市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从1971年开始,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许多问题开始不断暴露出来,同时国家开始在城市中将部分工作分配给下放的知识青年。不过这样回到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多数是通过关系得到回城的机会的。到1976年,连毛主席也感觉到知识青年问题的弊端,并决定对这个问题重新考虑。但到这时,知识青年被分配上山下乡并未停止。毛主席的逝世使知识青年问题暂时被搁置。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估计在约1200万至1800万之间。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家才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抵职、独生子女、工农兵学员等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9年后,

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但也有部分人已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经常听我父亲谈起,与他交好的、下放于我村的吕亚东,青年时代就是在我村里度过的,回城后,他长期在涟水一建担任项目经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复建的妙通塔塔尖,就是在他的主持下,采用原始的滑轮原理安装完成的,为县政府节约了二十余万元安装费用,值得点赞。

为解决回城知青住房困难问题,县政府在1979年底、1980年初,划拨了上述几处地块给回城人员,各家各户自行建造了这批建筑,经四十年变迁,形成了现在的模样。目前居住于此的多数是第一代老居民,新时代年轻人大部分已经搬出了。在与部分回城知青的聊天中,我感受到他们对这段经历是难忘的,因为,这段历史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我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没有发言权,而他们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他们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声音。

历史早已翻开新的一页,这些湮没在城市深处的城中村,已经失去了当年的荣光。限于地方财力原因,短期内暂时不会被改造。但是随着城市

发展的日益加快,拆迁改造将成为必然。今日,写下文字、留下影像就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种尊重,因为这些都是涟水一个时代人的深刻记忆。



西门新村现状